

1982 年秋天，在浙江温岭县石塘渔村，我从高高的山崖鸟瞰渔港，见海岸明晃晃的水泥地晒场上伏卧着巨大的蛟龙，那是被拉扯开的渔网，渔网间镶嵌着补网者，衣衫的彩点紧咬着蛟龙。伸展的网的身段静中有动，其间穿织着网之细线，有的松离了，有的紧绷着，仿佛演奏中的琴弦，彩色的人物之点则疏疏密密地散落在琴弦上。我已画过不少渔港、渔船及渔家院子，但感到都不如这伏卧的渔网更使我激动。依据素描稿，我回家后追捕这一感受。我用



在家乡天津办展览是我多年的心愿。我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北京、上海办过几十次展览，唯独没有在天津办过。现在，俊芳副市长帮我完成了这个心愿。三十年前，我离开家乡到上海读大学。二十年前，我离开上海去德国，开始走向世界。三十年后，我筹备我的国际巡回展，第一站选择了故乡天津，既是海外游子向父老乡亲的汇报，又是从故乡重新出发，再次走向世界。天津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天津了，今天的天津正在重新崛起，向国际大都市迈进。我为故乡感到骄傲。我要感谢俊芳副市长，她的邀请使我的国际巡回展有一个特别象征意义的开始。她是我十分尊重的有新一代领导人风采的女性，她还是位学者，又多才多艺。她在百忙中多次亲自主持筹备会议，亲自过问展览细节，使我深深感动。我要感谢慕尼黑市长吾德先生。我在慕尼黑生活了二十年，认识吾德市长和他夫人已有十五年，吾德先生已连任市长十六年，他们夫妇都是传奇人物，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两次为了我个人专程来中国，第一次是为我任在同济大学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场揭幕。这次又为我的天津回顾展开幕式专程飞天津。因为吾德市长夫妇，我对慕尼黑也有着故乡般的亲情。我还要感谢我的老校长吴启迪副部长。同济大学使上海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德国生活十五年后，重回同济大学创办我的工作场和这次天津展都是吴校长促成的。这两件事都把我与故乡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我生命中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故乡是一个人生命的根。也是一个艺术家艺术生命的根。没有一个艺术家可以离开根长成大树，没有一棵大树可以离开故乡土壤的滋养。没有一个艺术家忘记故乡可以成为大师。我有幸有三个故乡，这是我的福分。天津是我生命的起点，我的国际巡回展从故乡天津开始，是我特别高兴的。

十五岁以前，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去过县城的乡村少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邮递员。身着绿色的服装，脚踏结实的自行车，一路敲响清脆的铃声，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道飞奔而过，那就是我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梦想。我记忆中的乡村邮递员是个翩翩美少年，瘦长的身材，白皙的面孔，行色匆匆，沉默寡言。每隔几日，有时是黄昏，有时是清晨，他就会在村口的小店前停住他那匆忙的步履，手脚并用支好他的邮车，然后从斜挎的邮包中取出牛皮纸、白皮纸的书信，有限的几封信件，他一一翻看——第一封被插到最后

一封——然后留下了三两封，有时甚至只是一封信。少年飞身上车，响起一声铃声，在薄暮或者晨辉中，飞驰而去。这里面就有我的信件，来自外省笔友的来信、民间的诗报报刊，还有本县唯一的一份文学杂志。在1990 年代初期，文学理想就是今日青少年钟爱的网络游戏、流行歌曲。在贫瘠的乡村，她更像仙女一样让我感受到人生的光芒。这些信件经过长途跋涉，不断地被分拣，被归类，然后从乡村邮递员的手中翩翩而至。当我手拿这些来信，常常会显得激动不安。

墨绿色表现渔网的真实感，无疑是渔网了，但总感到不甚达意，与那只用黑线勾勒的素描稿一对照，还不如素描稿对劲！正因素描中舍弃了网之绿色的皮相，一味突出了网的身影体态及其运动感，因之更接近作者的感受，更接近于作者对对象的感受——将其运动感和音乐感抽出来。我于是改用黑墨表现渔网。爬在亮底色上的黑，显得比绿沉着多了，很多了，其运动感也分外强烈了，并且那些易于淹没在绿网从中的人物之彩点，在黑网中闪烁得更鲜明了！由于渔港背景的具象烘托吧，人们很快明悟这抽象形式中补网的意象。

多年前体检查出轻度胆囊炎，胆乐之类的药物浅尝辄止，不敢多吃，对西药奉行的原则是能免则免。窃以为一般的炎症似乎不必用峻切之药，中药调理更为适宜。单一器官之疾，在中医看来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正好回去看父母碰到 Y 医生，她建议：炎症不严重的话，玉米须、车前草熬水喝上一阵，就没问题了，清热利水解毒的。那天，她返家后再次上门，携了一小袋玉米须来，里面杂着顺手在绿化带空隙挖的几棵车前草。原来是它，暗绿，叶子宽展平滑，中央抽穗状花蕊，似乎常于公园草地见之，田埂荒地更是蔓蔓。是但凡有泥土，就能为家的植物。潮州地区即有“踏不死”之别名。中草药词典说它清热利尿，渗湿通淋，外治皮肤溃疡久不收口。此名此用，另有传说。说西汉时名将马武一行兵败羌人，困于荒芜人烟之地，时逢盛夏，兵马死伤不说，且人马不少患了尿血症，马夫却发现有几匹马奇迹般复原了，察之，原来马吃了路边一种似牛耳朵的草。马武即命全军人马皆食其草，不出三天，人马渐愈。马武问此草何处采摘，马夫一指：大车前不都是嘛。

好个车前草！就与外子一起去了那时家附近的复兴公园，树木佳卉，芳草茵茵，再是人工护理，野草自是生不尽的。很容易就挑了车前满满一袋。洗净，晒干，天天煮水喝。汤水青黄，淡而略生甘，如饮茶汤。这么过了一阵，再去检查时，胆囊壁不再毛糙，炎症已然消失。或许车前草也不该掠了全美，毕竟前有胆乐，同时辅以玉米须水，不过其清热解暑之功力不可没。

Y 医生其时就职中医院，非科班出身，原本是乡镇卫生院的，好学努力，才调人的。虽然不是什么名医，职称也不高，只是非望之俨然之人，语带乡音，爽朗质朴，询病问疾之余不时家常寒暖，与病人容易打成一片。她很敢用药，药量比一般医生的多，似乎属于峻急一类的风格。“没有事的，放心。”“心”在她的乡音里旋出一小节拍，反而是恳切委婉的感觉。脱了黑边秀琅架眼镜，她的方宽的脸形，壮实的身板，像田里挑担的一把好手，透出隐隐的丈夫气。在《诗经》时代，车前称作苳苳。那首《苳苳》，就是女子们在田野里采摘车

文学让我体会到另外一个世界，感觉到内心远比大海辽阔和浩淼，美好的情怀常常让我寄情于山川河流、一草一木，我抒写起人生最质朴的情愫。于是，我更加频繁地买来供销社里简陋的信封和蒙上尘土的邮票，将写满文字的方格纸、练习本甚至草纸一一抚平，郑重装入。这些信件和稿件似乎有了千斤的重量，沉甸甸地握在我的手中。在清晨或者黄昏，我站在路口，看着少年邮递员从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道上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我像交付自己的命运一般将信件递给少

徐光启于 1633 年 11 月 8 日病逝以前，已被欧洲人士称作“徐上海”。那时上海仍属江南小县，因为出了个徐光启，也开始闻名西洋。可是中国人至今没有忘记徐光启，并非因为他被基督教史称作“圣教三柱石”之首，而是因为他毕生致力于“富国利民”。

不是么？生于 1562 年的这位上海徐家汇人，虽然活了七十二岁，一生经历过晚明六个皇帝，但在前半生备历坎坷，直到四十三岁（1604）中进士，入翰林，才有机会展现他的抱负。他为中国做出的第一个贡献，便是与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今年适逢《几何原本》中译本完成四百周年，海峡两岸学者都将举行研讨会以隆重纪念。过几天汇合于徐光启故里的中外专家，已准备由科学的、人文的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等不同角度，更深入地探究曾在欧洲文艺复兴史上起过科学奠基作用的这部古典名著，由利、徐联手引入晚明中国的悠远历史意义。

说到欧洲文艺复兴，人们当然会想起恩格斯这样一段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晚明中国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是否同步？这里不拟比较。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那时代的中国，经济繁荣远过于欧洲，而同时代欧洲的社会分裂或权力腐败造成的历史困扰，在晚明同样存在。这一点，拙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

前子的歌：“采采苳苳，薄言采之。采采苳苳，薄言掇之。……”风和日丽，遍野苳苳，采摘绥绥，满山歌声，野外劳作之美感，已酿了一坛文学传统的佳酿。何以女子们如此集体采摘车前（苳苳）？视车前为药用植物当然是理由之一，更有民间相信食车前草易怀孕生子，且可治难产。好比《楚辞》里的妇女们手持兰草，怀着祈子的愿望，等待子司命的馨临。

前前后后，都是一样的渊源。何况车前的嫩叶幼苗还是荒年时的救济本草。自然，采采车前草，如何不唱歌。

城市装饰齐整的绿地，虽然芟刈总是及时，还是低估了土地的繁盛力，车前也总能见缝插针地冒出来，只是难以铺陈了，不过比兴的意思吧。多好，满目高楼，还有低吟的比兴。

Y 医生前几年与和保姆有染的丈夫分道扬镳，如今梅开二度，心情舒畅。退休后她改做保健品推销

集》导言及《几何原本》诸篇简介，多有讨论，不赘。

单看恩格斯设定的“巨人”尺度和所举例证，徐光启难道矮过那时代的欧洲同辈吗？不然。比如徐光启的《刻几何原本序》，特别强调科学无国界，应该首重“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的普世性科学认知，不就证明他的思维能力已超出传统的庙堂“儒学”么？比如他力主邀集在华西洋专才改革历法，只考虑历法正确攸关生计与人心的稳定；比如他力主引进西洋大炮和域外炮手，只因其可以有效地保卫帝国边疆；比如他被迫引退，仍潜心研究农学，留下举世罕匹的百科全书式《农政全书》，仅百折不挠地将原产美洲亚热带的高产粮食作物甘薯变成北国干旱贫瘠地域普适性作物一项，便创造了中国救荒史的奇迹；诸如此类的成就，不都表明他是晚明中国当之无愧的“巨人”么？用不着说与他同时的其他领域的同类人物，曾先后成串现身。

不过徐光启的品格节操尤其难得。晚明中国，照清末章太炎的形容，“一切都昏天黑地”。由此更凸显徐光启出污泥而不染的可贵。他中年改宗西教，至死矢志信仰。他追求“富国利民”，无论在朝在野都绝不消极。他认定党争祸国，唯以出仕能否济民决定进退。他清廉自守，终身苦贫而拒收合法的苞苴，晚年由内阁三辅而次辅，俗谓第一副宰相，死时京寓仅遗银一两、旧衣数件。难怪在他生前总好骂他的御史们，在他死后要求皇帝特谥他“文定”，“以愧贫墨者”。

草于徐光启去世 374 年忌辰前十日 明请读一篇《徐光启与上海 两家族，半部上海史》。

了。自当年她向我推荐简朴有效的草药后，原本潜隐而行的问道求知中医药之情油然激发，且绵延至今，如非必需，中医乃已病之治首选，日常调理养生，当然经临草药。不知道 Y 医生现在在日保健品，还是熟地尽合欢？

半年前我在电脑上读完了何顿的新作《我们像野兽》，此前我很少在电脑上读长篇小说。原因有二：一是长时间面对视屏这个发光体，眼球受不了。二是总觉得读铅印字和读视屏的文字感觉不一样。何顿在电话里说，我这部小说写得挺猛的，发给你看看。作为朋友，我当然只好打开电脑，眯着眼睛看。不料一坐下，竟离不开了，接下来时而叫绝时而大笑，这种阅读快感先前只在读王小波时有过，只是王小波已英年早逝，何顿还威猛地活着。

与朋友闲谈之余，又免不了谈起他这部小说，不知何故我总是把小说说成《我们像畜牲》，我说何顿又写了部小说叫《我们像畜牲》，对方的表情也总是惊诧得很：什么，我们像畜牲？我便为我的健忘呵呵地笑。事后一想，我并没有错到那里去，或许还正挑明了此书的核心所在。何顿在小说的开篇便借小说人物之口，这样叙述道：“我们是一群混蛋，不是谦虚，是的的确确的混蛋。”这便是此小说揭示人性恶的用意抑或中心思想什么的。畜牲是骂人的话，混蛋也是骂人的话，所以说畜牲比较混蛋不会恶到哪里去。

打开书本，想看的就是一个清纯友爱爱的世界，用好人来麻醉自己，所以很多人很害怕看到真实，作家们也喜欢用隐晦的艺术象征来规避，读者则被训练得更习惯于在那些刻意幻想而来的作品中，求得精神的平衡与解脱。而何顿则在此书中将残酷的真实，如同剥笋子皮一样，一层层血淋淋地剥给人们看，且笔调粗野狂放，使得作品更为生动，幽默，有趣，看完又不得不为之震撼。

《我们像野兽》无疑是何顿的第一部长篇《我们像葵花》的姊妹篇。如果说《我们像葵花》以“董存瑞，十八岁，参加革命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结尾，来象征一代人的理想和精神幻灭的话。《我们像野兽》则接踵而至地以铁锤般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物质社会的画面。没有了信仰没有了精神追求的社会中空，很快为金钱至上的观念所填补，人们在物质社会中所暴露出的兽性的一面也就更为本质了。当书中人物理想和追求幻灭之后，转而将对事业的激情用于对金钱的追逐上时，表达了作者对当下社会公德的担忧。

夜光杯

八方书谭